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通中庸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能

中庸通卷二

元 胡炳文 撰

朱子章句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語録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饒氏曰前面許多說話都是說費如此則似乎人力安排越外討來底不見得是天命之性所以說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字是承前章中庸說隱字又引後章誠字說○王氏曰此章說道之用因用以明體横貫於一篇之中所謂散為萬事者也○通曰費字有三切兵媚切邑名符味切性也芳味切說文散財用也章句以為用之

廣當從芳味切今註以為符味反恐誤勉齋黄氏范陽張氏皆以為費當讀作費用之費是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

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語錄自夫婦之所能知能行直至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皆是說費而所謂隱者不離於此○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

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語錄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得一分○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道之精妙有所不知不能何足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天地間固有沒緊要底事聖人安能盡知

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

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饒氏曰此章就夫婦所知所能而推之以至於天地之大先語小而後語大也大哉聖人之道章從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而歛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語大而後語小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饒氏曰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

及所謂隱也方氏曰問子思如何獨舉鳶魚而言曰只且提起一二以示人天下萬物皆如此何獨鳶魚○北山陳氏曰天地之間有一物必有一理有所謂已然者必有所謂所以然者鳶則天而不能淵魚則淵而不能天此其用之已然者也是必有所謂所以然者以為之體然體之隱初不離於用之顯也○溫陵陳氏曰中庸之道只在日用之間而不可他求雖曰日用之間而有至微至妙者存焉亦猶鳶魚之飛躍皆在目前初不離性分之內○永嘉陳氏曰大要不要人去昏嘿窈冥中求道理平平處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安新定錢氏曰舉天下之有形者無不載矣所以莫能載者何物舉天下之有形者皆可破矣所以莫能破者何物於鳶之飛魚之躍而有會焉則其說昭昭矣故曰上下察處處呈露焉可誣也○饒氏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無性外之物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性無不在是一物

各具一太極也○這兩句直是引得妙若以人來證也證不得若引植物來證也證不得蓋人有知識植物又不動須以動物證之且如鳶魚何嘗有知識但飛則必戾於天躍則不離于淵自然如此又不是人教他要必有使之然者須是於此默而識之○通曰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來此所謂君子之道即是率性之道費用之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是說天命之性纔說費隱即在其中纔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在其中非有二也故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是即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為性則隱也如鳶飛魚躍鳶率鳶之性必飛魚率魚之性必躍其飛其躍費也而所以飛所以躍者隱也於此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第二章以至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無非因其天

命之性也天地間無非是此性之著見處造端乎夫婦則是盡性之始事朱子曰幽闇之中衽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者不足以語此

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語錄活即是不滯於一隅○饒氏曰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便須慎獨觀鳶飛魚躍而知費之有隱便須必有事而勿正忘其意相似○鳶魚說小底天淵說大底飛躍說活潑潑地底方其未飛未躍則道體無從可見及其既飛既躍而道體森然昭著此便與赤子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同孟子所謂躍如也○通曰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活潑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亦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者體道之自然亦着不得一毫私意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語錄此章前面說得恁地廣大末梢却說造端乎夫婦乃是指其切實處○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幽闇之中衽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葢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饒氏曰首章由體以推用故先中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葢中間十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故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語錄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而遠人之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黄氏曰道不遠人此人字兼人己而言○饒氏曰上章說道如此費了恐人以潤遠求道故這裏說道不遠人○通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性只在人日用常行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葢道者率性而已人而率其人之性自有人之道此所謂道不遠人是也不思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而為道遠於人非率性之道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

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葢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

以為道也語錄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這道理做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有底道理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以伐柯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放去收回只在這些子間何用別去討故中庸開卷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他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黄氏曰人即道也以彼之道治彼之身能改其不善則本人之身還得本人之道矣又安得不止而尚他求哉○陳氏曰能改即止不以高遠難行底責他只把他能知能行底去治他○袁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亦人耳人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比也人有過焉能改則止

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矣故曰忠恕違道不遠

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語錄道者衆人之道衆人所能知能行者今人自做未得衆人耳又曰此衆人不是說不好底人○永嘉陳氏曰衆人即天生烝民凡厥庶民之謂亦是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為衆人非聖人意○通曰衆人同此性即同此當然之則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也章句分作三節皆提起不遠人為道一句第一節言以人治人不欲其遠人以為道第二節言已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為道第三節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已者亦不遠人以為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

師違縠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語錄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其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此言違道不遠是也是學者事然忠恕工夫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盡字

推字用不得若學者則須推故程子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此只說下學而上達是子思掠下教人處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又曰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事論語分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已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已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饒氏曰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人事故曰道不遠人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方氏曰問不欲勿施如何是不遠人以為道之事曰此即已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必遠求但觀其施於已者而已故不遠

張子所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語錄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找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永嘉陳氏曰此因恕而言仁耳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已之心以愛人恕者

之事也以愛己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絶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方氏曰上文忠恕是即己之身而得

待人之道此四未能一即人之身而得治己之道治己之道不難見觀其責於人者而已又問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何也曰此以求乎人者責己之所未能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

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

語錄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所求乎臣以下皆然○北山陳氏曰人之言常有餘於行而行常不足於言言顧行則言之有餘者將自損行顧言則行之不足者將自勉此一章語

若雜出而意脉實通反覆於人已之間者詳盡明
切而有序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耳

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黄氏曰上一節即已之身

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必遠求觀其施於已者
而已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已之道治已之道初不難
見觀其責於人者而已○饒氏曰施諸已而不願二
句是恕之事君子之道四一段是忠之事庸德是孝
忠悌信之類庸言即所責乎子臣弟友之類此忠恕
是夫子告曾子一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恕而已矣
之意子思又得之曾子故子思於此發明之蓋忠恕
二字説得濶做得徹便是一貫先言忠而後言恕於
序固順然忠者恕之本先論其所以及人者而後反
之以責其所盡於已者語意尤為有力大學自明明
德於天下而反推之以至於誠意致知中庸自獲上
治民而反推之以至於誠身明善皆是此意○通曰

論語說忠恕是曾子借此二字形容聖人至妙處此則是子思就此二字說歸聖道至實處推愛己之心愛人推己及物之恕也而忠即行乎其間以責人之心責己發己自盡之忠也而恕即不外乎此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皆人人性分之所固有者而曰丘未能一焉亦曰吾之反求諸己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爾學者之心常如聖人以為未能則必深體而力行之惟恐庸言之不謹而言未能顧其行惟恐庸德之未行而行未能顧其言此皆盡己之忠而恕之本也忠者篤實之心慥慥者此心篤實之貌胡不二字即盡字饒氏謂夫子責己以勉人

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是勉人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

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饒氏曰素字當兩様看上面素其位而行之素是活底言因其見在之位而行之如素復往是也下面素富貴等字是定體字素位而行即曾子君子思不出其位之意見得子思得曾子之傳○王氏曰此兩句亦是一章之綱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袗衣鼓琴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素夷狄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是也素患難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為吾之所當為而已○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或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之事不常有之或問入字是入此四者之中否曰入字濶上四事特舉其槩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倪氏曰順居一逆居三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君子居易以俟命以能視順逆為一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陳氏曰聖人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聖人胷中多少灑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語錄行險徼幸本是連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强生

意智取所不當得○譚氏曰命者貴賤貧富死生壽夭皆禀於天者也一心之中坦然平易凡貴賤貧富死生壽夭之在天者但俟其來而順受之初無毫髮介蔕於胷次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倪氏曰易者中庸也俟命者待其分之所當得故無怨尤險者反中庸也徼幸者求其理之所不當得故常怨尤○通曰上章言道在邇為道而遠人者失之此章言道在內願乎其外者失之子思所謂不願乎其外即夫子所謂獨行願孟子所謂不願膏粱文繡也分內之事君子惟行其所當行分外之得君子不願其所不可願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有命焉為君子者唯當如子於父母之命順受之而已居見在所居之位行見在所當行之事心逸日休將無入而不自得焉自得者性分之樂在內不在外也蓋天地間非吾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者皆外也或在上位外也何必陵下或在下位外也何必援上或不得於天或

不得於人外也何必怨天尤人君子正己則素位而行無求於人則不顧乎其外居易則素位而行俟命則不顧乎其外小人者此心膠膠擾擾惟願乎其外不知命之所在不可以知力加也所可加者徒能行險以徼一旦之幸然命有不可幸而致者天下事亦未有盡如吾所願者前輩所以云君子本分為君子小人枉了為小人者此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語錄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賔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饒氏曰正乃是鵰字小而飛最疾難射所以取為的

○陳氏曰如射法有不中只是自責曾不責之他人此以證君子反求諸己不願乎其外之意○通曰不曰君子有似乎射而曰射有似乎君子君子無求勝之心射不足以似之所可似者射有不中不怨勝己如君子有所不得不怨天不尤人也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

帑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北山陳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凡君子之道其推行之序皆然中庸舉詩以明之特指一事而言耳或者以行遠登高辟順父母以自邇自卑辟和妻子則泥矣○通曰章句以安樂之三字釋順字有味蓋上文皆言兄弟妻子相安之意人子以父母之心為心必使一家

安而後父母之心安之必使一家樂而後父母之心樂之爾嗚呼為人子者而使父母之心或有不安之不樂之者亦將何以為人子哉

右第十五章　熊氏曰此前三章皆言道之小第十三章言道不必遠求人倫日用之間處事接物之際皆是十四章言道不必外求反之吾身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其所處凡達而在上窮而在下皆是此章言道不必求之高遠只就卑近父母兄弟妻子之間皆是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語錄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是又曰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

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語錄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

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陳氏曰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語錄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則陰之靈為鬼陽之靈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〇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為神死底為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默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〇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

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定宇陳氏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而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而言

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語錄性情乃鬼神之情狀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性情體物不可遺是功效○方氏曰所謂性情者便是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所謂功效者便是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鬼神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人須是於那良能與功用上認取其德又曰性情言其體功效言其用易大傳曰鬼神之情狀情即性情狀即功效也鬼神生長斂藏是孰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亦是他實理自然如此故謂之德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斂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語錄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物無非實者○饒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引而不發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弗見弗聞已足以形容其隱矣而復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明隱非空無之謂也故下文言微之顯而復以誠之不可揜申之明隱之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故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如字下同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語錄上下章恁地說忽插一段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在這裏也是魚躍鳶飛意思所以末梢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耳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謂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承祭祀如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定宇陳氏曰自使人齊明承祭祀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來説見得鬼神隨祭而隨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豈不可驗之於此哉

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音熏）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語録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方氏曰問中庸説鬼神初説體物云云只是就陰陽上説末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説人必將風雷山澤作一種鬼神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文集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詩云三句視弗見聽弗聞意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說如在上在左右意○袁氏曰學者讀中庸須思聖人何爲發明鬼神之道又

思聖人反覆形容何為於此下一誠字嗚呼欲識不覩不聞請觀於此欲識君子慎獨請觀於此欲識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請觀於此○饒氏曰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但此章誠字是費之所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所以貫衆費而有諸已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又曰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此章即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是以形而下者之體用明形而上者之體用也子思以道體至微未易察識故以鬼神之事人所共知者曉人此只是眼前道理讀者不可把做深遠看○故子思引此至明白而易曉者以告人言觀鬼神之體至隱而與用至費者如此○通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則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

鬼神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所以為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顯也前之所謂費也前言君子之道以人道言此言鬼神之德以天道言人道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體之隱者即在費之中天道其體也故先言體之微而用之顯者亦不出乎微之外言固各有當也體物而不可遺章句以為體物猶易所謂幹事木非幹不立築非幹易傾幹字釋體字最有力此是指鬼神之顯處示人人之齊明盛服鬼神未嘗使之而若有使之者洋洋如在鬼神精爽直與人之齊明相接章句謂此即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蓋前此所說鬼神無所不包此又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來說是又指鬼神之最顯處示人然此其顯也必有所以顯者末斷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夫鬼神無聲無形於天下之物如之何其體

之於天下之人又如之何其使之顯然一至誠之不可揜如此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而陰陽合散莫非真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不明有黷鬼神於佛老而競為淫祀以徼福者一何怪誕不經至此哉嗚呼使天下後世而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誠則知後世之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朱子以為思慮之遠信哉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定宇陳氏曰虞思夏諸侯嘗以二姚妻仲康事見左傳武王興周封舜之後於陳以元女大姬配胡公皆舜子孫事不止此故以之屬該之○真氏曰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始指其事親之實也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語錄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着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若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意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令曰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聖賢何若是為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平聲也饒氏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語錄問舜之大德受命正是為善受福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推倒他理自如此惟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於天他說得自有意思又曰嘉樂詩下章又却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

多且賢此意甚好然亦此理之常若堯舜之子不肖則又非常理也○定宇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自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句總結上文意○陳氏曰孔子德與舜同而名位祿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之常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得其常也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長盛時節堯舜得氣之清明故為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歷許多世變天地之大氣數已微雖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栽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擁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通曰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爾兄弟樂爾妻帑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

則曰大德必受命聖人事也栽者培之是言有德者天必厚其福可為居易者勸傾者覆之是言不德者天必厚其毒可為行險者戒矣此傾字即是險字物之傾者必覆人之險者獨不思夫祿位名壽自有必得之理而吾獨欲求其不當得者而得之何哉末所引詩專為栽者培之而言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通曰庸行之常筆誤當作庸德之行蓋上章言庸德而此章言舜大德下章言周公文武之德皆由庸德推之以至於極者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葢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鯀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文王為無憂○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通曰文王父作子述人倫之常也舜之父子人倫之變也舜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此中庸所以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

保之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纉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於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北山陳氏曰周家之業自大王遷岐從如歸市是時人心天意已有為王之基矣武王一擐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不得而辭者○節齋蔡氏曰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通曰上章於舜言德為聖人於武不言舜必得其名武不失天下之顯名舜性之而以揖遜有天下武反之而又以征伐得天下也然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則與舜無異蓋舜有大德武由世德故下文不獨

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而以成文武之德兼言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葢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組紺即公叔祖

類大王之父王季之祖上至后稷十二世見史記三代世表周紀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巳以及人也語錄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不絕不降姊妹姪在諸侯者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

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山陰陸氏曰經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新安王氏曰追王之禮夏商未有武王晚而受命初定天下追王及於文考至周公因文王之孝武王之志追王上及大王王季不言武王追王者禮制定於周公故也大王以上追王不及而武成稱后稷為先王蓋史官刪潤之辭然追王止於三王而祀用天子之禮則上及先公蓋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天下之達禮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而祭以士非貶也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而祭以大夫非僭也武王為天子則祭先公用天子之禮其義當然祭禮殺於下而上致其隆喪禮詳於下而上有所略若夫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於庶人賤無加隆貴無降殺孟子所謂三代共之者也○永嘉陳氏曰伸情於父母處獨齊衰之喪上同於天子其他各

有限節等衰不可盡伸也○通曰堯舜有不得於其子舜禹有不得於其父湯有不得於其孫周家自大王以至周公世世修德古所無也周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古所無也所以中庸特表而出之此段須看章句推字與及字周公推文武之意以及大王王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又推大王之意以及組紺以上至后稷於是祀以天子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謂之達孝也此章之末數達字所以有下章之首一達字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

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饒氏曰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言其孝不特施之家又能達之天下如斯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自上達下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是自下達上能推吾愛親之心而制為喪祭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真氏曰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江陵項氏曰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可易也此葢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為訓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

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語錄問官師一廟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邪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官師一廟止及禰却於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即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

新安王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廟則有司修除祧則守祧黝堊此修其祖廟也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趙氏曰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其所以奉諸人者薦諸神蓋以生事之也羔稚羊也豚稚豕也物嫩而肥故用之於春香謂牛膏也調膳之時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通曰春雨露之濡秋霜露之降因時思親人莫不有是心也修祖廟嚴其祖先之所在陳宗器以下視其祖先如在此禮通乎上下而言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

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音至於其長而衆相酬葢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語錄旅酬禮下為上交勸先一人如鄉吏之屬升觶或二人舉觶獻

賔賔不飲却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于長以次獻至沃盥所謂逮賤也○主人酌以獻賔賔飲主人曰酢主人自飲而復以飲賔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賔使飲也賔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别舉爵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别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語錄燕時擇一人為上賔不與衆賔齒餘者皆序齒○通曰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死者之昭穆也祭統所謂羣昭羣穆生者之昭穆也序爵所以貴貴賤者宜在所略旅酬下為上賤者亦得以伸其敬矣序事所以賢賢老者宜在所簡燕毛則於老者獨加敬矣

禮意周浹如此亦通乎上下而言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陳氏曰事死如生居喪時

事事亡如存葬祭時事○通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述事之大者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繼志之大者也前章由武王周公繼志述事之孝而及禮制之通乎上下者此章言禮制之通乎上下者而說歸武王周公繼志述事之孝章首曰其達孝矣乎此結之曰孝之至也無餘藴矣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語錄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社稷太牢又如用牲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此乃明驗故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為能饗帝禘嘗之義謂惟孝子為能饗親意思甚周密○延平周氏曰天神言郊

舉其大地祇言社舉其小禘對祫則祫為大於閒祀言禘所以知有祫也於時祀言嘗所以知有烝與禴祠也然必言嘗者舉其始也蓋祭之備物始於秋而豐於冬春則少損而夏則愈薄故也○譚氏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當其奠斝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為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偽介乎其閒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河東侯氏曰天子有天子祀先之禮諸侯有諸侯祀先之禮故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也以天子祀先之禮祀其先非禮也瀆也不祀乎其先也所以祀上帝所以祀其先所以字與其字更宜玩味○饒氏曰春秋修其祖廟四句時費之小者至於序昭穆序爵序事序齒下為上則又親親長長貴貴尊賢慈幼逮賤之道此便是治天下之經敬其所尊敬也愛其所親仁也事死亡如生

存誠也盡是三者孝也仁孝誠敬指心而言是又天下之本一祭祀之間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結之曰明乎此者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豈非指費之大者而言歟○通曰上文孝之至也已是結了達孝二字此又別是一意蓋上章與此章上文專以宗廟之禮言此則兼以郊禘之禮言周公制為禮法未嘗不通上下之情亦未嘗不嚴上下之分祀先之禮通上下可得行祀上帝惟天子得行之故特先後而言之曰此所以祀上帝也曰此所以祀乎其先也名分截然不可犯也明乎郊社之禮胡為先郊而後社郊祭天惟天子得行之社則自侯國以至於庶人各有社上下可通行也明乎禘嘗之義胡為先禘而後嘗禘大祭惟天子得行之嘗宗廟之秋祭上下可通行也前章末言三年之喪惟庶人得以通乎天子必有父也此章末言郊禘之祭諸侯不得以通乎天子必有君也但言周公之制禮如此而不足於魯之意自見此

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右第十九章 通曰右自費隱章至此為第三大節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 少蘊葉氏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遺於策策以衆聯方一而已矣 息猶滅

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顧氏曰以蒲盧喻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喻德之速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

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見易乾卦文言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語錄問仁亦是道如何卻說修道以仁曰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又問如此則這箇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如此說則此是偏言〇定字陳氏曰仁其身三字精妙包括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八字修道以仁如志道據德而依於仁修身工夫至於以仁可謂能仁其身而身與仁為一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 語錄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如今須要自體認得○真氏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饒氏曰人字之義極難訓但凡字須有對待即其所對之字觀之其義可識此人字非對己之人非對物之人亦非對天之人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人字正與鬼字相對生則為人死則為鬼仁是生底道理所以訓人人若不仁便是自絕其生理

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北山陳氏曰親親之中有隆殺親五服之義可見尊賢之中有等降觀隆

師覩友之類可推○饒氏曰或問等殺由禮而生禮由等殺而生曰只云禮所生而無由字則是等殺由禮而生也等殺是子禮是母等殺者禮之所生猶言子者母之所生況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有以節文之豈有天理反因人事而生之理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

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語錄此章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既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知人知知人則哲之知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便要知人與不好底人處豈不為親之累○饒氏曰禮者天理自然之節文不是人安排故曰天親親仁也尊賢義也等殺禮也知天知知也知天即是知上三者皆天理也○通曰下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即文武之政也此則就九經提起修身親親尊賢三者為綱論修身則曰道曰仁歸宿在一仁字論親親尊賢則曰仁曰義歸宿在一天字孔門言仁惟仁者人也一句最切章句釋之

又切饒氏謂此入字與鬼對深得章句之意葢死曰鬼生曰人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生也既生而謂之人此身便自具此生理滿腔子便純是天地生物之心人而自絶其生理獨不思夫吾之此身人之身也此身本自具此生理而自絶之何哉天字諸家多不從上文禮所生來説惟章句以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葢本虞書天秩有禮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此所謂等殺即書所謂秩此所謂天即天秩之天學而知天則能明其所以然者修身親親尊賢必能盡其所當然者矣上文修道以仁即是率性之道此天字即是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是渾然者此從等殺上説是粲然者然其粲然者即其渾然者亦非有二天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

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語錄知屬知行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三者勇本是沒緊要底事然知仁了不是勇便行不到○問中庸說知仁勇把知做劈初頭說可見知是緊要孟子四端何為以知為後曰孟子只循環說知本來藏仁義禮如元亨利貞貞是知貞却藏元亨利春夏秋冬冬是知冬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面○智仁勇是做事底誠是行此三者都要實○饒氏曰天下之達道五便是修身以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之知此節只添箇勇字○蔡氏曰達道本於達德而達德又本於誠誠者一貫乎達道達德之中者也○真氏曰道雖人所共由然其知不足以及之則君之當仁臣之當敬子之當孝父之當慈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雖及之而仁或不能守仁雖能守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

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滅天常而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勉强焉或矯飾焉則知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强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通曰虞書曰五教曰五典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則曰天下之達道五始列其目言之葢曰天叙有典是言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曰敍數五教是言修道之教不離此五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此五者夫子對哀公先君臣孟子論人倫先父子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强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去聲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語錄生知安行以知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知勉行以勇為主○生知安行主知而言不知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着力然須是知得方能行得學知利行主行而言惟是學而知得然須是着意去力行則所學而知者不為徒知也○問諸說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先生獨反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仁勇意思自别生知安行便是仁在知中學知利行便是仁在知外既是生知必能安

行所謂仁在知中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須是力行方始至仁處所謂仁在知外○饒氏曰生知安行隱然之勇學知利行非勇不可到
益困知勉行全是勇做出來

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語錄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效他生知安行底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底工況是困知勉行底資質○通曰按饒氏謂章句既以其分言又以其等言

頭緒太多愚觀之極是要簡蓋以其分則智主知仁主行勇則至於知之成功一也以其等則生知安行者智也此智字亦主知而言言必生知然後可以安行也學知利行者仁也此仁字亦主行而言雖學而知尤貴於利而行也困知勉行者勇也即其所以知之成功而一者也雖分兩節實是一意但以其分而言是說知行之屬有先後横說以其等而言是說氣質之屬有高下直說至於知之成功而一是知行之功足以變化氣質天命之性本一也至是則不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見其天命之本一者矣知行之不可不勇也

如此夫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真氏曰好學所以明經力行所以進道知恥所以立志能於是三者用其功則所謂三達德者庶乎可漸致矣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節齋蔡氏曰三知主知三行主仁三近主勇生知者知之知也學知者仁之知也困知者勇之知也安行者仁之仁也利行者知之仁也勉行者勇之仁也好學者知之勇也力行者仁之勇也知恥者勇之勇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方氏曰問

呂氏元本云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朱子改之曰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如何曰呂氏以公為仁有我為不仁力行雖未是仁然足以去我朱子以純乎天理為仁有欲便是不仁力行足以去欲故近仁呂氏就愛上用上說仁朱子就本體上說仁也○饒氏曰困知勉行者以不及學知利行者為恥學知利行者以不及生知安行者為恥○通曰達德自是人所同得之理而此復以其近者言之誘人之進也葢雖昏惰之極亦未有不可進者但患無恥耳周子曰必有恥則可教侯氏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嗚呼今之學者一何悠悠如此豈非無恥之甚者哉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通曰黄氏云此章當一部大學大學以修身為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修身為要上文言修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即大學逆推修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也此言修身而曰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修身之功效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建安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倪氏曰經者常也即所謂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陳氏曰遠人非四夷之謂如商賈賓旅之人皆是離其家鄉而來須寛柔恤之此列九經之目也吕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北山陳氏曰下文旣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又有尊賢之别者葢此所謂尊賢者非臣之謂正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臣者也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

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通曰哀公問政夫子首以修身親親尊賢告之至此列陳九經亦不過三者之推耳尊賢親親者修身之推敬大臣體羣臣懷諸侯自尊賢而推之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自親親而推之耳章句獨釋體字曰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比呂氏視吾四體之體則愈密矣葢羣臣相去疏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耳庶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乃可爾體字子字皆心誠求之者也章句訓之尤切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

既有箇國家則百工所為皆少不得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饒氏曰財用是兩字財是貨財用是器用一人之身豈能百工之所為備如農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推此一事便見農工相資上下俱足

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語錄勸者所以致吾親愛之心而慰悅其意也親親似多一字然非大義所繫不必深論也○通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章句以為即是皇建其有極皇極建而九疇敘君道立而九經行其旨一也章首修身之後繼以親親而此繼以尊賢蓋尊賢尤

與修身相關修身則道成於己尊賢則見道分明而無疑章句曰此九經之效也道立是修身之效以下皆道立之效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禀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

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去聲食也稱事如周禮槀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語錄問餼稟曰餼牲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稟即稟給折送錢之類是也

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語錄問授節以送其往何也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

給過所是也來則豐其委去聲積音恣以迎之委積畜聚也周禮遺人掌牢禮委積註云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又司徒註少曰委多曰積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通曰前二章說祭祀之禮此章從親親尊賢等殺處說禮禮字極精微今又就修身上說禮尤為嚴密只看此一禮字上下三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如此齋明是潛心以居對越上帝盛服是正其衣冠尊其瞻視皆靜而敬也即首章戒慎存養之事非禮不動動而敬也即首章慎獨省察之事自修身而推之尊賢親親此敬也自尊賢親親而推之貴賤親疏大小遠近無不在一敬心流行中如堯典載堯克明俊德以至於變時雍

必先一欽字皐陶謨自身修至邇可遠在茲必先一慎字論語言修已以安百姓必先一敬字章句曰此言九經之事也敬豈非事之最先者乎聖賢之學未有不先由乎敬而能至於誠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通曰修身不實則欲得以間理尊賢不實則邪得以間親親不實則疏得以間親推之莫不皆然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　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趙氏音至

曰躓者礙不行也　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語錄言前定則不跲句句着實不脫空也纔有一語不實便說不去

事前定則不困閑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曾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一句又包得大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項氏曰言誠而必言豫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出之則不窮矣○通曰上文言五達道三達德九經之所以行此則總言凡事之所以立立與行有分體用益曰是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戒懼慎獨養之者有素矣如此則先立乎誠而後事可立可立則可行矣章句以先立二字釋前

定二事正與上
二行字相應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

也語錄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東萊呂氏曰此章一句緊一句今之人其於事親從兄事上交友之際固有時乎中理然有時又差了蓋雖到九分九厘盡有一毫差則併前都差如行九十九里忽差路頭則都不濟事此所以要明善明善要明得盡○饒氏曰前言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此曰身不誠不順乎親以入德之本言則修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通曰此以在下位者言見得上文九經是在上位者中庸之道通上下皆當行也故上言尊賢此則言信乎朋友上言親親此則言順親上言修身此則言誠身其道一也先儒云此一章當一部大學誠身是包大學誠意正心修身三節而言心是所存意是所發故章句釋誠身必兼所存所發而言善即是天命之性故章句以人心天命之本

然者釋之上文曰知天而此曰明善天命無有不善而學者當知夫至善之所在是即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天不可不知善不可不明又見三德必以知為先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

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語錄誠之者人之道看誠之二字只是固執意思然下文必先說擇善然後可以固執也○北山陳氏曰善而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為天理者矣執之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

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蹷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强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乎擇善近知固執近仁而勇在其中論誠者則先仁而後知以成德之序言也論誠之者則先知而後仁以入德之序言也○通曰章句曰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葢自此以前直言誠者二十六章言誠之不可揜是以天道言誠上文曰誠身是以人道言誠所以於此總兩者言之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而下數章又以天道人道分言之也不勉而中者安行之仁不思而得者生知之知從容中道者自然之勇此以上皆言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此以下兼言知仁勇聖人成德之事論語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此以上見之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此以下見之下章盡性仁也前知知也無息勇也博厚仁也高明知也悠久勇也如地之持載仁也如天之覆幬知也如日月之代明四

時之錯行勇也往往皆言仁知勇而於此始焉至論學知利行之事擇善為知固執為仁又依舊先知而後仁其所以開示學者至矣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語錄是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慎思慎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陳氏曰擇善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是儘用工多固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須能知之則到行處工夫自易也○項氏曰學而又

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饒氏曰人言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要之知最艱學問思辨四者方做得箇知若知得却只消行去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饒氏曰擇善固執非勇不可且五弗

措皆是勇故章句以擇執分屬焉又曰五弗措皆為困知勉行者設○虞氏曰他人一能之己當百以及之他人十能之己當千以及之葢騏驥一日千里駑十駕亦將千里也○通曰有弗學學之之字當句絶葢以上文博學之五之字下文人一能之四之字例當句絶也況五之句絶尤為有力博學之以下是學而知之者有弗學學之是困而知之者篤行之是利而行之者有弗行行之是勉强而行之者由弗能弗措至弗篤弗措是困知勉行之勇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吕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

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葢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語錄其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通曰前曰鮮能

曰不可能此能百倍其功則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亦可謂知矣充之而義精可也雖柔必强亦可謂仁矣充之而仁熟可也以此見得中庸非不可能能之者在乎人人之所以能之者在乎勇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　陳氏曰前說舜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此說孔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引此以明道統之傳○通曰舉而措之亦猶是者葢上章所述舜文武周公皆是舉而措之之事此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爾然第十七章言舜第十八章十九章言文武周公第二

十章述夫子之言猶是分而言之至三十章合而言之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愈見其所傳之一致矣葢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内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未

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中庸通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通中庸卷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劉能

中庸通卷三

元 胡炳文 撰

朱子章句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語録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葉氏曰謂之

性者全於天之賦予謂之教者成於已之學習○北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由學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即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顧氏曰誠則明矣此明字譬如太虛纖翳不生萬象呈露明則誠矣此明字晨光既升陰邪屏息太虛湛然　熊氏曰首章言性道教道之一字前章備言此但言性與教誠明謂之性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後知明誠謂之教學知利行之事先知而後仁○通曰此性即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即修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張子曰誠則至於明明則至於誠程子曰誠則至於明此一句未穩所以章句曰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

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饒氏曰此章指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下章至誠盡性章言天道致曲章言人道而末合之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此下二章又分别天道人道到至誠無息章只説天道不説人道蓋人道至此與天道一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語錄問盡性即孟子盡心否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

用是盡心盡性盡心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蓋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鼈咸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皆是實事○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有天却做不得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熯物而薪爨必用人財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饒氏曰或問首章工夫甚密此章只是盡性功効然却推到贊化育參天地似大於天地位萬物育何也曰只是一般至誠便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天地位萬物育○通曰天命之性本真實而無妄故聖人之心真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為能盡耳非有所加也盡兼知行而言察之者如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是也由之者如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也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

知之無不明由之無不盡故於人物處之無不當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聖人之盡之亦非有加也天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可與天地參而為三矣夫人皆立乎天地之中則皆可參之為三才者也而此獨曰可與天地參何哉雖言聖人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悟矣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語錄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温厚其發見者必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便就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曲不是全體只是一偏之善就一偏之善能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問顏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全矣○問曲能有誠若此句屬上句意則曲是能有誠若屬下句意則曲若能有誠二意不知孰穩先生曰曲也是能有誠但要之不若屬下句意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

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語錄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陳氏曰自形著至變化以致曲之效言之　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王氏曰孟子曰至誠未有不動者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發明子思意也動則變使之改不善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也變則改易之迹顯化則陶染之功深能化雖與至誠

相似然至誠之化無待乎明而動動而變變而後化也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唯夫子能之〇通曰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上章能盡其性者天命之性本自完全而聖人能全之也此所謂致曲者氣質有偏故善端之發亦不能無偏也章句德無不實凡三言之意亦相承上章為誠者言此為能有誠者言必曰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者蓋非如伯夷偏於清極其至不過成就清之一字而已凡所發之偏無不推致之如孟子所謂凡有四端者知皆擴而充之是也特曰端則於其發之初即推之曰曲則於其發之偏悉推之爾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著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

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饒氏曰禎與妖衆人皆知之祥與孽是兆眹之微衆人安得而知之蓋衆人不誠故不知其所當知君子存誠僅知所當知聖人至誠不特知衆人之所當知又知衆人之所未知或問見乎著龜卜一事則可以知一事之吉凶亦恐非人所難知之事曰若只是卜一事而知一事此固易然有卜此事而他事亦見於此者則非衆人之所能知也○通曰禎祥者興之幾而祥又禎之幾妖孽者亡之幾而孽又妖之幾著龜四體莫不有善不善之幾知幾其神至誠者能之即通書所謂無慾故靜虛靜虛則明明則通即所謂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但通書所謂神以妙用謂之神此所謂如神以功用謂之鬼神言誠自第十六章始彼言誠者鬼神之所以為鬼神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也誠即是神而子思姑以如神言與十六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

承也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語錄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又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

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誠者是箇自然成就底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却是箇無情底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皆是自實有底如人便自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雖是自然底然却須你自去做始得○通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道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以自成是全不假人為人之所當自行為之全在乎人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為人之所當自行者而言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且是懸空說此一句蓋凡天下之物有此實理方成此物若人之所當自行者無此實心如何能實此理故章句提起心之一字言之饒氏疑誠者自成不必添入一物字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用殊不知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

尾不誠更有甚物也饒氏之病正坐於便以誠為已所自成而欠一物字愚謂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以實心言必實有是心然後能實有是理況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所以自成者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專指人之有以自成者言也泛指在物者則以物之所以自成者為本而以人之所當自行者為用亦可專指在人者如下文章句所謂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若是則以心之誠為本而道之行為用又何疑之有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語錄物之終始皆實理之所為也下文言君子誠之為貴方說人當實乎此理大意若曰實理為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自道句了蓋人則有不誠而理則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通曰章句兩盡字是釋終始之終字始是物之起處終

是物之盡處發於春盡於冬是一年終始自天地開闢以至人物消盡是十二萬九十六百年終始何莫非實理之為者不誠無物當連下一句蓋在天者無不實之理故曰誠者物之終始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曰不誠無物而君子以誠之為貴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内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

而皆得其宜也語録自成己言之盡己而無一毫之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知○問成物知如何是知曰須是知運用方成得物○問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須是仁知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如平康無事之時是一般處置倉卒緩急時又是一般處置○饒氏曰知居仁先者以好學言入德之知也知居仁後者以成物言成德之知也○通曰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與此言仁知若異朱子以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蓋知主知仁主行學與教皆以知言故先知後仁知為體仁為用成己成物皆以行言故先仁後知仁為體知為用二者互為體用愈見其皆性中之所有而無有內外之殊者矣時措之宜此一時字即時中之時性之德

是未發之中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時中之中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陳氏曰凡假偽底物久則易間斷真實則無間斷○通曰第一句便先之以故之一字承上章而言也蓋言誠自第十六章始二十章至二十五章言誠莫詳焉此章特因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以故之一字先之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語録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兩日工夫如何有徵驗

徵則悠逺悠逺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語録此是言聖人功業著見如此故云德著於四方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逺而無窮矣方氏曰悠逺其義恐亦有别曰悠是其勢寛緩而不促廹逺是長逺大率功效氣象之促廹者便不長逺故以悠逺言如三代之治氣象寛緩五霸之治氣象促廹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逺斗峻則其勢絶皆是惟悠故逺之義悠逺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

而光明語録呂氏説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二句甚善章句中雖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故反不似他説得分曉譬如為臺為觀須大做根基方始上而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則其發越乎外者自然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内外而言之也潘氏曰久是久於内悠是久於外○永嘉陳氏曰不息則久是誠積於内徵則悠遠是誠積於外下却變文為悠久則是兼上文内外而言○饒氏曰上面久字是指誠而言便是在内下面悠久只指功用而言高明博厚皆是見之於外見得悠久是指外面底或問悠遠何所指曰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亦只是發出來底

本以悠遠致高

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語録以存諸中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前以見諸用者而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楊氏曰配合也與孟子配義與道之配同○定宇陳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疆○陳氏曰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

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饒氏曰以不見指博厚不動指高明可以意曉無為而成與悠久無疆似不相貫然甚明白悠久是貫天地而言不見不動便是無為惟其博厚高明悠久所以能成物不見而章是品物流形不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為而成是各正性命○通曰無息便是久久便自然證驗於外不息則久是存於中者久也悠久成物是驗於外者久也凡功用豈無積之博厚發之高明者其博厚高明未必能久無他不自真積力久中來也惟實於中者久故證於外者亦久內外此誠內外悠久終始此誠終始悠久朱子云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有旨哉上章成己成物誠之者之事此悠久成物誠者之事上曰成物曰無疆曰無為而成皆指悠久之成功而言皆指博厚高明之悠久而言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間斷所以不息○陳氏曰不貳者純一之意自開闢以至於今其生成萬物無有窮已蓋莫知所以然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髙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

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語錄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恁地大底也只是天○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北山陳氏曰大意蓋言天地聖人皆得此實理無有駁雜無有間斷故能有此功用耳○通曰博厚高明悠久是至誠無息之功用而此復以天地明之也上文言至誠所以無息此言不貳所以誠及列天地山水則又不言其悠久成物之事而但言其盛大生物之功蓋悠久是無時不然盛大是無物不有既言日新之盛德必須言富有之大業蓋所謂至誠無息者即生生之易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真氏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維其純誠無雜故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定宇陳氏曰文王之所以為文非把文王之謚來

詠狀乃是文不在茲乎之文道之顯者謂之文所謂豈不顯者即此文之顯也○通曰上文論聖人之事而以天地之道明之天地與聖人混乎為一而不見其分此引詩而釋之曰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若見其分而結之以純亦不已則又見其混上文言聖人之至誠無息而於天地之道曰不貳此言天命之於穆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又互而言之也純則不貳不貳所以誠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宜看本文所以字及章句所以字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定宇陳氏曰章內自至誠無息至博厚則高明言聖人之道自博厚所以載物至無為而成言聖人配天地之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殖焉專言

天地之道自維天之命以下言聖人之道合乎天之道○饒氏曰前章論誠者之仁而即繼之以誠之者之仁言誠者之知而即繼之以誠之者之知此章論誠者之勇而下章不復以誠之者之勇言何也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若無以見其為勇者故前章特以從容中道言其勇此章特以悠久不息著其勇若夫誠之者則非勉無以行非思無以知而所謂勇者已存乎思勉之中故前章言其擇善固執此章言其由致曲以進於有誠由其自誠而推以成物皆舉仁與知以見其非勇不能而不復別以勇言也說誠之之功至此則人道已盡而其至誠無息固將與天地為一所謂誠則明明則誠又奚可以差等言邪○通曰自哀公問政章至此為四大節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語録問聖人之道發育峻極曰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又曰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語錄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饒氏曰三百三千以道之至小者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疑若語大而非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為言然不合衆小則無以成其大如泰山之高以衆土之積也滄海之廣以衆流之會也使是道之中包含藴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為大之實哉此三百三千所以雖指至小而言而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安得不以優優大哉發之章句極於至大而無外即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焉之意入於至小而無間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之意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語録

發育峻極三百三千甚次第大事只是一箇人做了然下面又特地拈出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這兩句最為要切須先了得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後到得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處這一箇凝字最緊若不能凝則更没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通曰朱子曰凝字最緊盖至道之大小散於萬物萬事必其人之有至德者然後能聚之於心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温猶燖音尋温之温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語録如程先生

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内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黄氏曰存心則一念全萬理具致知則逐物皆當理會

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趙氏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可以移解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移解廣大愚謂雖總說尊德性亦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為意所蔽則廣大處已被窒塞了欲則不止於意而為物所昏無所謂高明者矣所以方可言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語録致廣大謂心胷開闊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此纔汩於人

欲便早汗矣○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學底事立心起乎萬物之表而不爲物所蔽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厚是資質樸實敦是愈加厚重是培其本根有一般人實是敦厚純朴然或箕踞不以爲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語録尊德性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四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尊德性故能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道問學故能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蓋道體之大處難守細處又難窮若有上一截而無下一截只管渾淪更不務

致知則茫然無覺若有下一截而無上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更不去行則又空無所寄○通曰讀此者往往因陳氏謂存心是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温故知新屬知殊不知章句但曰存心致知未嘗曰力行致知朱子不曰尊德性所以力行而必曰存心何也大學補傳取程子或問十二節即致知之事末後五節所以涵養本原之地即存心之事也若謂存心便是力行下文有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謂之非力行無以致知可乎大抵先要看本文大字與尊字道體至大心體本亦至大尊之則能存此心之大所以能極乎此道之大恐未便說到力行處竊以為存心不過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知是欲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欲蔽之即謂之致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即謂之極已知者温之而涵泳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

理便易有毫釐之差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不學則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中有無限新意不學則不能新雖溫故亦不能以盡精微敦厚之外外有多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禮雖敦厚亦不能以道中庸中庸即是精微之極致究其極一而已矣凡此皆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也蓋道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之胷襟所能容所以不可不存夫心體之本然者道體入於至細而無間非粗疎之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當然者要之存心不大故用力不自敝不自累足矣涵泳乎此敦篤乎此足矣不必於其中。又分知與行若致知工夫其中却自兼行而言非十分細密不可也或曰書以中庸名自第二章以後提起中庸言者凡七皆孔子之言也中庸之道在知與行子思於此以道中庸偏為學問致知之事何也愚謂首章子思所言未發之中也即此所謂德性是也戒慎恐懼即此所謂恭敬奉持之意其

引孔子言中庸皆已發之中也擇而行之莫先於致知此以道中庸屬學問之事何疑曰尊德性以下皆有而字見得存心致知是兩事未於敦厚崇禮不曰而而曰以何也愚謂下而字則重在下股謂存心不可以不致知下以字則重在上股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語録居上不驕至其默足以容舉此數事言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饒氏曰此章三節首言吾道之大而所以體之者在乎德次言德根於性而所以存養者在乎敬所以充積者在乎學末言道全德備則其所以施之於用者無適而不宜考之一篇之中其論學問之道綱目備而首尾詳未有過於此章者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災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

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

皆同言天下一統也語錄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天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

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語録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反古之道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驗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

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語録言有宋存焉便見杞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小商禮在○饒氏曰此章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末引孔子作箇樣子或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今之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又曰此章雖說在下之人却兼說了在上之人底事下章雖說在上之人然辭婉意微不敢明言其有位而無德○通曰孔子所學周禮即周公所制之禮第十八十九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其位而有其德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禮有其德無其位者也章末數語較之論語有二疑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曰杞不足徵而有宋存焉豈非以春秋之時杞去夏已遠而宋去殷猶未遠歟杞文獻不足宋或典籍散逸而文籍猶有存歟或先哲凋謝而賢者猶有存歟語曰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不以周禮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作之舊如用之者孔子設言其或用禮樂則如此今用之者孔子明言天下之所通用者今如此也孔子雖不欲狥時俗之弊而亦不敢不循時王之制也此所以為孔子之時中也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方氏曰問程子以上焉者為三王以前下焉者為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以上焉者為夏商下焉者為孔子二說孰是曰上焉者無徵則夏殷也經已言之下焉者雖善不尊舍孔子誰當之若五霸則其善不足稱矣故上焉者無徵則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上乎周而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既於今無所徵則民將疑而不信下而不獲用於周如孔子者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則民將玩而不信矣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語錄此天地只是道耶謂吾建於此而於道不相悖○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　此段第一第二句是以人己對言第三第六句

是以古今對言第四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猶所謂過去未來也○通曰朱子謂此段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廣闊處蓋大而議禮制度小而考文莫不有以新天下之視聽而能一天下之心徵諸庶民而庶民合建質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合前聖之已往後聖之未來無不合者其功用如此弘大悠遠而其本領只在人主一身上前章曰有其德此曰本諸身章句曰本諸身者有其德也前章言無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災必逮身此言有德有位而作禮樂其始也必本諸身事有不本諸身而為之者其末也災不遠身鮮矣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語録此段説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之義○陳氏曰鬼神天理之至也聖人人道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人道之至所以不惑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凖則也語録行有可跂之實故言法言未見於行事故以其言為凖而行之○通曰上文言質鬼神俟百世要其終也此申言徵庶民之意原其始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

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通曰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永終譽徵諸民也庶幾夙夜本諸身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陳氏曰堯舜人道之極故宗之法度至周而備故守之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

其一定之理語錄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所謂安土敦乎仁無往而不安皆兼内外該本末而言也永嘉陳氏曰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襲水土者小則採山釣水細底道理為本為内麄底事物為末為外○方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仕止久速之各當其可用舍行藏之一安乎天夫是之謂律天時居魯而逢掖居宋而章甫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使五方之民各安其常各成其性夫是之謂襲水土○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即所謂仲尼焉不學者也○通曰中之一字堯舜始發之自堯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天時水土亦只此中於堯舜曰祖述而於文武則曰憲章於天時曰上律而於水土曰下襲便見夫子之時中遠宗其道法不在乎道之外近守

其法道皆寓乎法之中此兼内外該本末而言也律天時如不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時是本襲水土如居魯而逢掖居宋而章甫是末安土敦仁是本此兼内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饒氏曰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四時悠久之至也三者亦知仁勇之類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語録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矣○黄氏曰大德是心

之本體無許多大底亦做不得小底出來○范陽張氏曰不曰夫子而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意謂夫子没矣不可得而見也觀諸天地其亦庶幾乎○通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夫陰陽之全小德川流是其粲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並行而粲然者已包於其中粲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粲然者全體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敦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為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也始以天地喻夫子終謂夫子即天地且不曰天地之大而曰天地之所以為大夫子其即太極矣乎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寛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别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饒氏曰章句以四者為仁義禮知之德如此則只是四德於溥博之下文言五者之德何

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知又是小德之大德聰屬耳明屬目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為也知屬靜魄之為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一陰一陽相為配對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

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陳氏曰充積極其盛言上二句發見當其可言下三句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通曰中庸言仁義禮知凡二第二十章言親親之仁尊賢之義等殺之禮知天之知而曰不可不知此章則仁義禮知之本於生知者也惟其生知故此德充積於中者自然以時發見於外充積

極其盛故發見自然當其可章句既曰以時發見又曰當其可只是形容一時字即所謂時措之宜即所謂時中之中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序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饒氏曰譬如君君臣臣此是分而理之經君仁於臣臣敬於君此是比而合之

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語錄問中庸兩處說至誠而其結語一則曰贊化育一則曰知化育贊與知如何分曰盡其性者是自這裏面說將去故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也經綸大經是從下面說上去如脩道之教是也立大本是靜而無

復大本不中處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陳氏曰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只如肝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生育變化萬物之功與天地造化脗合交契渾融一體所謂知也　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夫焉有所倚都是實理無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他物事然後能如此○方氏曰思誠者必靠倚誠為骨子然後能知能行若至誠則自然流出不待用力故無所倚靠不說到誠字了○饒氏曰上章至聖從生知之知發出來猶是有所憑藉此章至誠本無聲臭果何所倚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

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語錄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皆不相管攝矣○饒氏曰肫肫其如何意配經綸大經曰仁者人也大經則是箇人道人而不仁何足以為人哉上文大經是道大本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從出也此則肫肫其仁是說道而淵淵其淵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問性命如何分天淵曰性是成之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而言也上者有動静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静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前章曰如天如淵猶是聖人與天地相比並至此則曰其天其淵則聖人與天地為一矣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饒氏曰固當為固有之固

本來之義也○玉淵張氏曰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之○通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化育是命首章由造化說聖人故曰命曰性曰道由體之隱達於用之費也此章言聖人之所以為敎化則曰道曰性而後曰命由用之費而原其體之隱也前曰贊化育此曰知化育贊云者至誠之功有補於天地知云者至誠之心無間於天地也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流是時中之中此章大本是大德之敦化是未發之中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揭以立之一字大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

僞以雜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前章以時出之則為時中凡天下之人皆得以知之此章大本之中渾然在中者也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葉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乃上文小德川流之意至誠指大經

大本之實理而言乃上文大德敦化之意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通曰自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此章為第五大節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迴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

與夫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慮學者馳騖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而或失其指歸故此章總論必自下學務內至親至切言之然後極於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

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語錄古註以為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與單字同沈括謂絅與檾同是用檾麻織疏布為之

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語錄只暗暗地做工夫處這理自掩蔽不得○陳氏曰衣錦者美在其中尚絅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欲此道理會得於己不是欲求人知惟不求人知所以闇然雖曰闇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可掩猶衣錦尚絅而錦之文采自然著見於外也

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

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内也微之顯有諸内者形諸外也語録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説就裏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擴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由内以達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通曰首章是一篇體要末又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故章句發明此章多與首章相應此曰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又曰

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首章說性道教以為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夫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已者為己之學也此所以為下學立心之始也且立心以為為己之學但當求其在我者而已何以文之著為哉文非本也所以惡其文之著者蓋欲深求其本於天而備於我者也中庸分君子小人而言者凡二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為君子小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為君子小人者已見於立心之始淡而無味其味最長而無文其文自章溫不求其理而無有不合於條理者此君子為己之學也不求其文之著而自不能不著者也小人則反是矣中庸既舉其立心之始當如此而又提起三知字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下文遂以慎獨戒懼之事繼之即章句所謂知其在我者則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者也章句之旨融

微如此學者不可不細玩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處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處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語錄古人室在東南開門東北隅為窔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陳氏曰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說戒謹恐懼後說慎獨是從內面發出來此處先說慎獨後說戒謹恐懼是從外面說入〇通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為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為己之學首章言慎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即是獨內省不疚即是慎獨內省而少有一髮之疚則是習中猶有可惡之處故必無疚然後無惡此為

已之功也首章言戒懼不睹恐懼不聞蓋動則有可睹此不動而敬即是戒慎乎其所不睹言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即是恐懼乎其所不聞諸家以敬信為民敬信章句以為已之敬信與下文篤恭相應此又為已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慎而後言慎獨由靜時功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先慎獨而後言戒慎由動時工夫說歸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敬其為已之功可謂密矣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

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鈇斧也音對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語錄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緣自章首尚絅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其當別為一義與詩不同也

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語錄此章到篤恭而

天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下面不大聲以色德輶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他人孰不恭敬然不能平天下聖人篤恭天下便平都不可測了○陳氏曰此章至此凡五引詩頭節說學者須為已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第三節說不特人所不見雖已所不覩不聞處亦當致敬第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之第五節說不顯篤恭聖人至德功效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通曰此兩引詩承上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極言其效也惟其不言亦信所以無言而人自信之有不待賞罰而化者惟其不動亦敬故篤恭不顯其敬也而天下自平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與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此謂之篤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為已之功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如此二十六章於乎不顯

謂豈不顯也此獨借以為幽深玄遠之意者所引詩一曰衣錦尚絅已有不顯之意二曰潛伏三曰屋漏皆不顯之地四曰無言以至下文曰不大曰無聲無臭則形容不顯之至矣夫德顯而百辟刑之宜也不顯而天下自平其妙殆有不可測者要之中者性之德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戒慎恐懼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此時而敬是不顯其敬此所以為至德之淵微而有自然之應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

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别有是三等然後為

至也語録自衣錦尚絅以下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又說得愈密學者能如此收斂雖未可便謂之德亦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不愧屋漏方能以謹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只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之○此章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首章是自裏面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饒氏曰德輶如毛亦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足以形容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止○王氏曰此章是結尾舉一篇工夫之要約而言之

所謂藏於密者也○通曰此章八引詩當作四節看節節意相承第一節承上章極致之言恐學者騖於高遠首引尚絅之詩言下學立心之始結之以知微之顯第二節承知微之顯之語引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以實之自慎獨說歸戒慎恐懼而結之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第三節承不言不動之語引詩云無言不顯以極其效如此第四節承不顯之語三引詩至於無聲無臭以形容不顯之妙至如此朱子又恐學者因無聲無臭之語而又騖於高遠也故結之曰非此德之外有此三等然後為至也蓋所引之詩似有等級然其妙非杳冥昏默之謂非虛無寂默之謂也故必提起德之一字言之首章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潤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道於心而能說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也此道之在我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結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者即不失其本諸天者也

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爾是無聲無臭之天即吾不顯之德而不顯之德即吾渾然未發之中者也子思子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末又約而歸之於此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此言中庸之極功致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以為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致此書以慎獨戒慎終始焉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

矣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通曰右須看極致馴至四字極致者上達之事也馴至者下學而上達之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人事即所以上達天理雖其妙至於無聲無臭然其本皆實學也此書開示學者之始事則始之以天深期學者之終事則亦終之以天其始也學者知之則知所用力自不能已矣其終也學者可不盡心乎朱夫子教人深意始終備見學者宜敬勉焉 此一章為第六大節

中庸通卷三